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敬鄉錄卷十

元 吳師道 撰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紹興庚辰進士調官主吉之求
新簿遷徽州錄事參軍未赴纂恢復二十策欲以進
於朝與諸公議不合而歸未幾卒龍川陳先生謂邑
士之稱雄者四人喻叔奇何茂恭陳德先喻季直是
也龍川未顯時茂恭奇其才以其兄恢茂宏之女妻

之故其集中屢致此意嘗評其人山峙玉立地負海
涵目空四海獨能舉意一世豪傑其文奇壯精緻反
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云

孝子顏氏墓碑

永嘉林侯元仲宰義烏下車未遑他事訪顏孝子之墓
曰邑由孝子名長吏宜致敬焉即束帶趨駕出邑之東
四里展拜墓下禮容甚肅見二塚纍然蔽叢棘中孤兔
交跡樵蘇不禁侯愀然易色曰何以底民孝哉越明年

政成將去又部刺史列其治狀上於朝侯於是證圖牒
盡反民所侵塋地繚以崇墉石壯其趾甃覆其上嚴扃
鑰以限薪樵畜蹂蒔松檟數十百株表顏孝子墓四大
字於道周過者必式之庀工於乾道丙戌秋七月旦閱
月而就廼二千里走書禾川諗予曰子枌榆也為我碑
其上庶俾後人明吾心無替封植則顏氏壙墓永有託
且以善百里俗予觀漢承秦風俗大壞之後未易遽還
於古自嬴政扭祖昭以子遷廢其母家習於見聞不為

異卒身受其報死巡幸胡亥兄弟起相屠至於鮑魚雜
腐齒載輶輶遺臭億齡劉季固英主忍分羹語后失母
道不衰其子逮太宗時號為黎民醇厚訊賈生言則德
色借鉏諍語取帚其遺風故在也孝子以匹夫有至性
獨不移於習俗親塋自負其土感烏銜泥來助味吻為
之傷因名縣曰烏傷其後或曰烏孝或曰義烏皆必本
於孝子故邑脉他縣曾無一姦民譁亂桂蒲繫孝子立
其閔也且自古至富貴人丘隴雖錮南山徹九原亡不

破者而孝子阡由漢迄今數千百年巍然獨存佳令君
又從而旌護之則聞其風者孰不知勸哉侯忠孝人也
御太夫人官吾邑其政嚴而不殘者時出於喜平反之
一笑也既帥之以身又屬之以孝子類非俗吏之所能
為也予既為記其實且係之辭曰

由漢迄今千餘春銅錮漆知幾墳陵谷變遷不可尋
顏氏有所歸然存孝肉順骨世所尊馬鬣蓬顆幾何分
烏今無知猶能馴肯有襟裾忘其親因以名縣淑吾民

為之長者闕益敦一木抔土或見侵曾禽不如何足云

跋黃槐卿題太平樓樂府

一時之詘億載之信其利害遠近之相去不待明者而後見然其勇武不足者亦不能待也方秦氏忌人之短已既傳重議以箱天下之口而且以利啗人使告往往牀第燕私之語無不發露一可媒孽言者或至殺身湛族而告者遂有其富貴然秦氏死肉未寒是非乃定凡異時以言罪者類物色旌崇之而告者犬彘不食其餘

矣則詘信之長短何如哉予友黃槐卿有膽畧之士也
當秦氏側目磨牙以擇忠肉義骨之際獨不為威惕成
長短句以摩其須其仇因挾為奇貨以控之且二十年
矣會秦氏下世遂不及發其脫於虎口者幸也凡前日
黃氏之宗姻舊遊皆幸其發之後得免於禍已而復惜
其不假手於仇及秦氏在時發之槐卿雖暫阨苟未至
於死迨今其名日甚矣予則未敢以為然夫貴槐卿此
言者以其處常布而不忘君耳使果計其幸不幸之遲

速而言之則言雖忠而意何取焉然曩時仇固得其迹
屢欲發而不發仇今豈能終抑之哉槐卿之言不患其
不白也南湖何恪茂恭父跋

西園記

道烏傷而西多平疇沃野亡名谿山羸十五里少南有
湖堤孔道曰南湖四山墻立一水蜿蜒貫之清而不映
山秀而不頗可舟可園可屋而居凡瀕湖而居者舉何
氏也余居之西林樾靜深源泉隨之而委其地視他山

頗夷而多土宜果蔬葩繞以藩垣柴荆截水為限曰西
園入門巨竹聳其顛修楊沿其堤短花細草夾徑行可
百步有堂曰林堂枕岡面湖峻嶺對峙如列屏障而亂
峯疊巘又出其背倒影湖中翠光浮動淺則荷芰菰茨
離披而去望之不盡深則白波際天微風過之怒濤奔
放驚鱗跋刺助為奇壯水鳥簇居飛鳴上下雲烟開斂
晴雨晦明四時朝暮變態不齊而所遇皆可樂尤於雪
月為宜其東有亭曰湖陰以湖水出其南也西曰橫爽

以南嶺橫其前也其去堂堦五六十步堂後有二室左
所見惟竹曰竹屋右香草被其砌曰蘭坡從二室階礧
而登有屋四楹為宴寢之地曰復齋齋之西壁盡伐櫺
檻依山升降而畦之藝以杞菊上有老松數百株皆合
抱杉楠楓楮錯植其間無筭也蒼藤碧蘿膠結樹杪石
出林中嵌空奇怪繇石罅環行嬾嫻而上僅七十丈至
絕頂因其峻培而亭之曰招隱園以巖花花自地而升
猶不及於欄楯江海數十株耀白於青林中天寒木脫

心舒目爽所見甚遠徑東三十步有曰杉亭椽檻皆杉木而不斲徑二十步有曰栢亭悉栢為之其郁烈不歇二亭皆可下瞰蒼波渺茫漁舟上下鷗鷺去來於喬木脩篁之外亘亭之北山益深竹樹陰翳餘草不植亘溪皆蒼筤約行百餘步有堂屹然聚書數千卷曰讀書堂前甃池以引山溜有魚數十尾行池可見環池皆取草木之宜陰者樹之幽邃間寂人跡所不及惟青樹翠蔓之所見松聲鳥語之所聞也稍東木奴百樹亭於其中

曰景陸少折而北有亭巋然立於叢薄弱條之間級而登之遐矚旁睇遙岑隱見膚寸數百里雲黃葛仙之峯俱在望焉曰餘青並牆逶迤而去有別圃曰壺中穴墉以出其下絕八十丈奇海棠翼之柯葉蒙絡如行龕洞屋於其坳曰野堂堂後益樹以海棠數十百株花時明艷綺綰繡錯有泉側出石岸泓澄盈咫循途墮湖中淥然有聲前為三欄盡植芍藥欄下雜他花卉每種不過三本識其名物而已湖岸多木芙蓉山水至是益平遠

堂外有地數十畝其平如掌梅杏梨柰橘柚各植以類而塢列之支徑旁午絡以諸花其西有坡壠崛起數丈其高又二十尺為臺而屋其上前有两峯屹立曰兩峯亭凡圃中之勝可一目而盡也降亭趨松徑出湖上絕湖底南山循湖而堤遙見隔岸亭榭參差出沒於松竹之末堤上有二亭西曰清華以其含水木之滋也東曰浸山以其從西園而望山與水平若出於水中也水激岸斷畧約過之有巨石出水際可坐而釣遵南轉山腹

而北至其麓有枯梅二離立積莽中下有兩怪石如卧虎又數步得石坎昌陽封其限堦水冽而甘冬夏不枯並梅臨水結茆三間雲氣出入窓牖中曰雲巢敞其前楹剪木之前枝以見水鳥皆眎其背風起木末萬竅皆和猿聲鶴唳以助悽惋自是而南則翳塞峭絕不可通也余觀林泉之樂非仕者所能有雖有亦不能久也有且久其隱者乎然余非隱者也未能無意於當世之事使果不可以有為則亦終於隱而已而造物者以是畀

我厚矣余日讀書堂中間有得處足以自娛倦則棹舟
散策徜徉於兩峯間一泉一石一草一木皆為吾真有
也客至具果蔬於山取魚鼈於湖去者不留留者徑醉
亦何必仕哉且今之仕者皆入而不能出往往以官為
家而視其官家為傳舍一日去官則皇皇無所之而患
失之心重若余之迂豈能必合於世哉故於其出者每
為太早計苟得是以老則將益疏治其園池而賦之姑
撫其凡而為之記

金方口入ノ二
卷十
永新縣脩學記

永新故有學占縣治之左歲月多棟桷蠹撓將壓瓦腐
墜落城夷楚闕像貌黜昧學徒散逸閱三歲令熟視遂
巡揆不可撐又重改營逮濮陽馬侯涼來一日祇謁廟
下顧瞻喟然歎曰飾學宮教秀民此下車政也我碌碌
為簿書錢穀倥偬故未遑今終更纔四月使果不及新
斯宮而去吾則不無負於邑人邑人達而賢者聞而諭
其鄉大姓曰是故吾結髮所游老且導吾後進焉苟學

遂廢不嗣以墜教基不惟令君之責亦吾屬之羞於是
可動以義者二十人因爭出力剝木陶瓦鑿石輦土既
具乃以乾道丙戌夏六月庀工一撤而新之凡為屋五
十楹重門夾廡而殿次講堂直廬列肄舍兩翼庖福庫
庾合以序為繪塑精嚴服罷整飭不侈不陋各中法程
秋八月上丁釋奠於新宮以落其成百里之士聿來觀
禮禮成以長少坐堂上下邑簿南湖何恪揖而進曰諸
君知今日學之易於昔歟其亦知所自幸也歟自周之

衰塾庠序學之制隳人自為學雖兩漢盛際亦不過建
學於首善之地至郡邑之有學則係長史之良唐常定
三等生員數而教養之法卒不立借不幸出僻絕貧陋
之鄉雖有聰明樸茂之資未易以學也非若今日里令
甲薄海內外俱立黌舍以幸多士雖今荒郡過縣畢置
教官諭長增弟子員室廬既稟圖史資用一物以上悉
給之官就學者如歸令佐守貳咸主學士又以部刺史
提舉之諸君學於此時豈不為易且幸耶然自五六十

載以來士之守所聞而施於用者顧不如昔人若何耶
殆又病在乎學之過易也大抵學之難則識之也堅而
其行也亦不苟學之易則識之也不固逮行已忘之矣
故今之學者類知學為科舉而已科舉外則無所用學
諸君可知學之幸而無忽於學之易稍能用意於科舉
之外以事其難則一二父兄之不受費以樂從佳令君
之敦明昭代立學之至意與余抗顏之言及諸君所自處
者為幾僉曰唯唯願托先生之文以記不獲辭其記後

日戌寅也

仰山廟記

江西之俗，襍鬼病却，醫藥不御，惟巫史禳禱，是信不愛費，死且弗寤。故一草木之妖，一狐梟之祥，往往尸而祝之。既久，祈不驗，始覺其故，不足以驚動禍福人，輒斥不祝。所過頽祠，偶像無一垓地，無之至若廟貌，歸然而能奔走數百里之地，享存若不及是，必其神有大功德於此土，受其報事為無忤也。仰山二王，按圖牒肇於晉求。

嘉中降於宜春仰山之下袁人即其所祠之遠近因以地號其神歷唐五季廟食不絕逮我宋受命悉主百神遇國有大慶必加封錫今爵為八字王廟殿額孚惠境有水旱螟螣疾疫兵火禱之輒應故民戴神賜求永無窮已自大江以西家有其像飲食必祭昔唐韓退之行篤道自信諱怪神不語其守袁也嘗以不雨禱於祠下有祈報二文見集中則神之威靈並孚於世尚矣濮陽馬侯淙來宰永新順民之願致民之敬度地於邑東

之十里石角山之陰巒阜拱揖而禾水委其水形勢靈傑宜為神之所降依因鑿山為址立屋四十楹以揭虔妥靈寢殿言言門廡翼翼像貌祠器咸中法程經始於隆興甲申某月甲子落成於某月甲子於是父老合辭以請於邑簿南湖何恪願託文以記余既為記其起卒且依楚辭作迎神以遺之俾歌以祀神而併刻諸石記在乾道丙戌夏六月望其辭曰

神之廬兮獺潭之湄神之靈兮無不之禾中委兮山中

峙專棲神兮山之趾壽宮哭兀兮靈旗旖旎要神兮
下隨神去來兮風馬龜堵田兮莫石閣之下眎氓度兮
戾止奚瞻彼兮釋此驅癘疫兮時雨賜投鉤鍛兮耕桑
侑洞簫兮奠清醑亘千萬禩兮福茲土

訥齋記

多言近躁訥近禁嘿槩諸中道均過也通於道者其言
如饑飽之於食不可欠餘也何給訥之過哉必不得已
而過則寧訥無給蓋訥之去重厚為不遠於吾道未甚

病也以其近仁義而敏於行焉耳雖然喋喋捷給如嗇夫利口反覆如息夫躬輩則給固不如訥使託於訥者如孔光之不言溫樹周仁之不泄祕戲訥亦何足多哉否則言事曾不能出口而所立甚偉若周絳侯口吃於劇談嘿而好深沉之思若揚子雲者為幾矣然揆之無擇於語嘿而語嘿當物者又不知相去幾也番陽胡侯猶能接前輩能自強於古人事嗜學喜持論殆不能休以其緒餘施於官者良可觀第病於莫能容忍人有不

可其意輒而數之以是為人忌宦游多不偶其外舅程公榜其所居曰訥齋正以砭其病也余謂古人能立身於無過之地者類知於其所不及者勉過者矯今人則一切諱之所以滋不古人如也今侯頃挫亦久矣更事且熟矣不患不訥訥且富貴矣余懼侯之既富貴當可言而猶守之以訥則非侯外舅名齋之意也大抵矯過者敝極於返徃徃知強矯於彼而不悟顧過於此者柳子厚賦佩常益知矯夫剛急耳豈自料其過乃終在於

脂常哉則公之矯於言者似難膠於訥矣余因為通訥之說以遺之使歸而鐫諸石以記為寶乾道丙戌四月十二日侯名璟字元質程公諱瑀字采伯余何恪茂恭父也

隱齋記

張侯湛九江名家子也其風流醞藉餘前人典型余來官禾川逮察侯者猶四閱月以余之迂所至寡與侯獨原我甚余亦樂為侯傾惜其遽終更去也臨分侯語余

曰吾世家德化有先人之敝廬在凡士大夫由蜀漢來者舟銜軸車連軫日過吾門吾嬾與事接翛然一室閉門却掃頗自適也今歸即偃仰其下矣嘗榜曰隱齋子盍為我記之余笑曰才諤如侯宜頡頏以取世資隱非所以名齋也侯亦顧予蹶然曰吾固非敢必隱然亦吾志爾子毋詰我必記焉廼已余遂不敢詰不能辭因坐侯以議其將諸稱隱者非必去朝市裂冠裳巖棲穴處山衣藿食猿飲之與居鹿豕之與遊然後為隱凡能移

世族日所馳驚以為不足留意於一物以自休類足以
隱名如昔人或隱於卜或隱於賈或隱於屠釣俱不害
其為隱雖吏亦可以隱稱也然士多膠於出處進退之
際躁者不知隱隱者又固而不通微軒冕桎梏則泉石
膏肓已故酷遺綿上之草木者未免於懣痛想華亭之
唳鶴者蓋傷於見晚要必垂老起商山定漢家父子紛
圓如園綺報韓仇竟亟托辟穀以引去如留侯則幾於
通矣使果以是隱庸何傷且侯以盛年一出為吏遽能

獲於上官而同列不忌德於細民而巨室無怨望挾此以遊於世無患不合惠諸公要人爭欲出我門下侯於此當知有所擇毋一於進則不墜侯之門戶矣於名齋亦一助也侯領之且曰得此以記吾齋足矣余因書以授之

祭竈齋記

簿之秩下丞令而列尉上其權則遠出尉下自簿書程督勾核外於縣事一不得以可否且檄傳於部郡刺史

僕僕道途無寧日故所至令丞尉治多葺而簿或寓於
老佛氏之屋就有之亦卑陋老腐不治亦其勢然也求
新為吉之支邑在大江之極西介於湖湘嶺嶠之間去
今行都二千里省七百里郡且二百里以僻絕氣習固
陋甚不特官室廬為然矧簿又冷官其治之卑陋老腐
抑固其勢也以予之迂且介既力不足以與世之名智
能據津要者遂則耽葺屋之念不存踰壯四上而卒就
下科以進流落於此日與林蠻洞蠻處殆又其勢所宜

得也然予去其家千有七百里襍被就寸廩單持子立
至所托之廬復蠹撓將壓幾亡以禦其寒暑風雨余固
不欲厲民以自便而新之然亦非敢視之遽廬因即聽
事之西偏汎治一室柱傾易腐級圯覆漏去壁而窓使
之虛明縱橫纔丈餘書數十百卷圍之長物一不置以
為退食之地休吏即偃仰嘯歌其下遇其意到理得則
怡然忘其為羈旅牢愁寧復知天壤間有所謂土堅木
好高明之觀者哉榜之曰祭竈用漢孫寶是也寶之學

不能淳病在好激以詭利為此事偶與吾說合大抵君子之仕無崇卑必有以也卿相而不以行道所不屑抱關擊柝而以貧未病也然既居其職則不可以不安不安而進則躁退則懟留則苟躁懟苟三者類非君子之所由也余因鐫諸石以自儆云

宜齋記

予何子榜所居之齋曰宜有客睇而詰曰宜謂何將櫺檻明曠宜展卷乎庭宇邃密宜遠囂乎可瑟可奕宜適

意乎有圖有刻宜寓目乎楮枕隱几眠坐適時宜寄傲而養恬乎僕笑而應曰凡子之所謂宜者豈僕之所宜哉僕每痛伯仲間兩盡其所宜今昔所難且以舜為兄固宜矣而有象之弟以旦為弟固宜矣而有鮮之兄雖聖賢猶不免於不幸矧中下乎故若兩龔之節二陸之文元季之名德與夫共被易衣推財爭死之事雖簡牘浩茫汗牛充棟所載可屈指數而布粟不容豆箕相煎之誚無世無之可謂難矣吾家二兄弟雖節未龔文未

陸名德未陳所幸父母俱存義方時導日對古人黃卷
中而尚友之吾兄所以待僕者既友愛矣而僕亦不敢
不恭此得孟軻氏三樂之一若今閭巷言同氣者方其
孩提嬉戲肴核分咀不見斯須念或感啼真若肉骨自
然莫可間一旦愛奪長舌猜忌不相能雖親在堂而鼎
異餽索私儲所爭纔錐刀手足為仇敵至有限閭不踰
連甕不過縱斧相瘡且不顧遇急難往往束手旁觀甚
者陰擠而竊幸嗚呼此殆不禽獸草木如也吾兄弟不

移於習俗如前數子致美之懿非曰等之竊有意焉因
取詩人宜兄弟之義名齋以自樂客嘿然良久曰斯名
固宜矣子之兄弟其踐之無徒言無徒言客去因援筆
而誌諸壁時紹興己巳冬至日也

送余端蒙序

世儒類喜能吏而吾儒鄙之大率能吏若辦事而多流
於苛刻儒者以遲鈍不失於惠慈然能吏最易以得名
因取要官職故吾儒守道不堅者或利而從之所以循

良之治茂如也昔班孟堅序西都循吏謂漢武時外事
夷人致中國之凋敝吏少能以治化稱者惟董公孫倪
三人皆儒者故居官可紀蓋吾儒之政自有門庭不以
時而遷就也夫仲舒之學視漢羣儒則已醇矣若弘寬
輩時名為儒耳且猶知此則知今之去儒而吏者殆不
弘寬若也雖然讀古人之書而官於今日之州縣亦難
乎其有聲矣有能未盡忘其書之用且無失名譽者亦
千百而一二也番陽余公儒之醇者也其為吉水邑鉅

事夥吏賑俗獷雅號不易治公一切用其平日之所學
者以臨之卒能行教化于法令之著誠篤于鈞鉅之外
匪亟匪徐不如不吐而事亦陰以集似有古之為邑者
氣象雖比更一二守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專勵強
壯蜂起而公屹然不動如山惟知守吾學而已彼上官
故所不悅久而亦自知之因剡章共薦於朝得倅長沙
既受代士民皆重其去為之嗟咨涕洟相與祠于學宮
以永其遺愛焉夫觀人之政必於其去之日去而人共

快之猶恨其不早則其政不問可知矣去而人共思之
猶惜其不留其為政亦不問可知矣若吾宗漢大司空
其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此真儒者之政也公
其得之矣凡士大夫以詩祖公之行者無慮數十百篇
僉以僕與公尤加厚且使序其梗槩云

送喻叔奇丞鄱陽序

士歎知己之難遇微難乎知己之遇也難遇足以知己
者耳至寶橫棄道側不必待卞和過而後收之雖牧豎

之愚見必驚其光彩之異且知欲取攘玩矣若過而不顧者非狂則盲也然世豈盡狂與盲者耶特以忌心之不去焉耳每恠世之翹翹然以自樹立者多見毀于異已夫其所以毀之者豈真不知而毀之哉惟知其最賢於已忌心一萌勢不得不出于毀也彼忌我異已而毀我不相為謀然又有實不悅已而謬為恭敬有實厚我近之則顧以汙已此皆所謂不足以知已者夫既不足以知已則吾詎可輕受其知哉宜其於世愈落落而難

合也。薌山喻公名世人也。學志於古而仕必欲行其學。用是學益成名益遠而仕益困。然公安之而不恤也。得丞鄱陽待三年之次而始上視羣飛刺天。則公為回翔甚矣。然守廼侍御王公於今號為有道之士。士皆樂其知而侍御之所以知公者甚嚴而公非可以偽得而私干也。乃獨與公深相知。人徒知公于侍御為同舍生。又為同年進士。故相知。初不知公之所以受知于侍御者。正不在于同舍同年也。蓋侍御之同舍同年豈惟公而

已哉然相知特深于他同舍同年者則必自有以相知也夫丞之職最冷而秩介于令簿尉之間上下偏于令簿尉然昔為之者以無甚吏責也今則又有常平泉布之責矣以公處之則為非其地僕與公有連雅相好方僕僕從江外數千里來而公遽東去然不敢為兒女感者誠樂公是行遇足以知己者爾吾君苟不先一州而後天下則侍御必無久留鄱陽侍御歸則公亦歸矣僕雖不識侍御然以公之知我侍御亦當知我見侍御幸

為我一出此序

永新縣主簿題名記

永新非壯邑簿非熟官即縣官可知居者之於世何如也治故有屋數楹陋甚又無石識居者名氏已去則不復訪其為誰余既因其陋而粗加葺焉使粗可居且礱諸壁以題居者名氏題蓋始於余俾繼余者嗣書不絕凡府寺之碑題名第書其名秩姓字到罷之日月而已若其人之賢否政之媿惡類不書矧簿職簿書外無可

書故今吏部選必以初解褐人者未欲驟責之以吏道
所難姑薄假之祿使習於為吏爾然既去更數十百年
之遠邑人睹其名氏有猶思之者有罵之而不置者則
所謂人之賢否政之媿惡終不可泯也簿又任之濫觴
尤不可忽乾道丙戌臘月旦南湖何恪記

陳炳字德先乾道二年進士

闕

龍川稱其

人學一世不足以當其意其文清深勁麗要不可少
云

宗忠簡公畫像贊

諸葛孔明平生勲業僅與魏吳鼎峙而君子每以伊呂
姐豆之獻疑者多矣予嘗語人曰偏師一出而三郡響
應留屯渭上則軍民安堵者此其胸中凜三代規模矣
忠簡宗公名在國史事業在天下當靖康建炎間廝隸
孩童能道其出處公吾里人也其故居去予家無百步
世或知其大者而其為人之詳則余實親得之父兄公
久連蹇場屋初似無意功名四十餘年始以進士末科

在選調為州縣小官將二十年晚倅登州黃冠師以俠
犯禁同官相愕貽事好語謝遣之公曰何至是獨攝取
杖其背訴之朝謫監鎮江酒久之敵侵邊得知磁州磁
正遭困攻危甚守城具百無一有公大開門以計譎之
敵宵遁後守留鐫京師以忠義激奮將士兩河豪傑投
誠聽命至以一押字得兵二十萬皆願效死力麾下自
州縣脫籍纔二年遂為當世社稷大臣公狀貌樸奇
瞳子黑白瞭然髯疎而勁磔磔蝟立常語子弟曰人誰

不死等死耳有補于國吾榮多矣其忠壯蓋天性每出兵必屈指計勝期喜誦左氏春秋少嘗盡以左氏事綴粘壁間以便朝夕觀覽為文章直寫其肺腑無飾辭其亡也兩河復危矣予每評公直孔明伯仲不獨其心相似迹亦偶類雖然孔明何如人哉其子兵部嘗出公畫像示予慕不能舍去誰不知敬公像獨于予心有感也為之贊曰

平生孔明稱慕莫及像見忠簡懦夫有立橫流砥柱萬

里長城欲奪空拳以植危傾猛將歛手氣指目使誰知
此公亦韋布士

巢湖神母廟碑

巢湖或曰焦湖幅員三百里北流底於合肥東薄居巢
南匯大江以入于海而西控濡須其支溢于泌為三百
六十有奇濤波晝夜無時蓋其底鏡平無窪凹以阨威
故微風亦搏擊縱臾平地數丈烟氛相蒙漫不見畔岸
杳無所施巧樾夫類拱手惟所之然四面皆可以帆

無定所真若默有主宰稍黷黷不虔往往濟登纔咫尺復帆其舟浩漚直入無際故往來人一委其可否于神而神母實尸之神魏皇初間隱於巫湖故巢邑其陷也或血於石龜之口神既豫告於人不之信擇地之特高者走焉地陷而神獨免故人神之于湖之濱予聞之土人或水澈清肝陌階甃厯厯可數所謂特高之地即今之姥山岌然湖心居民數十家皆龍氏他姓莫得居焉神亦龍氏也嘗歸其故家歸則香氣芬馥相脣齒有獨

山焉兩山出沒虛無間皆無草木崖根翌裂舟多碎于
其下環湖廟不可指計而莫盛於中廟巨石鑿空闢水
而堤殿庭煥儼礎柱突兀赫然金碧危出霄漢其西口
廟新落成而東口則近厄于原燎多寶寺之下亦廟焉
磴危趾高負抱幽林予得檄督綱維堞烏合賈舟敝腐
不堅網蔽虧茲偷不時病于呵幾八月既望分泊東岸
江淮機鬼福禍叟紛彌日翳陰大風不休思不克濟私
禱於神主程有期訖定無虞願碑其事以答神貺既得

古難鳴解舟帆檣蔽天霽光澄明煙端雲倪莫辨東西
清飈披拂烏散后先忽合復離閒無人聲移邛連申隱
見橫青犯險徑前若驤著鞭頃刻岸西吏卒懽呼相銜
舳艫鮮纜於河曾不淹旬萬斛登殿大振軍聲畢事告
還復道祠下居人左右勞訊相欣予曰神益靈矣敢謝
稽首退問祝者送迎神未嘗有詩實為闕文既與碑又
詩以遺之神今廟額靈惠始封累八字云

舟之來兮風高蕩泊滴兮帆招燎薰在堂兮潔涓牲牢

望神儼然兮歛衽願速我濟兮不崇朝舟之去兮風微
破渺瀰兮迅于飛帆拂拂兮茫無涯眼眩膽栗兮將安
之我有願兮惟神焉依秋深兮木落葭蕭騷兮清日
薄神今兮焉在吐吞月星兮獨處廓神甚仁兮寧以為
禍愚有弗虔兮幸責過天地一葉兮相繼神無波濤兮
駭我

望黃山詞

望黃山兮我我見接天以蔥青紛羣峰兮怪竒眩百變

兮幽明朱砂湯兮山椒下白龍兮甚靈襲深潭兮百尺
夜有光兮晶熒山中泉兮娛嬉坐蛇虺兮隱形歲徂夏
兮既秋農無助兮廩驚禾稼鬱兮滿野垂稿死兮無成
訴哀恫兮神祠牲豆陳兮芬馨巫夸詡兮後先龍跼處
兮皇寧合歸雲兮九霄麾雷公兮震霆前豐隆兮戒路
叱雨師兮建瓴予竭來兮江東元龍覈兮儲餅井邑荒
兮窮谷門兩版兮常扃汎襍襖兮良勤幾視日兮占星
粟升斗兮莫飽將填壑兮鰥寡官吾卑兮何求職水旱兮

憂於願時以雲兮又以雨黃山之田兮世世可耕

泛秋浦詞

九華北兮瀨東石畏魄兮屈盤誰此汎兮萬頃初禹鑿
兮何年窈其深兮莫測微波湧兮淪漣民遭蹇兮渚居
蠹百雉兮造天外涵浸兮幾城混金碧兮中邊羌予行
兮酷暑修途邈兮回遭埃迷目兮眇昏僕馬瘦兮躓顛
若有人兮扁舟破菱荷以徑前接予袂兮俱往欲駕我
兮登仙與汝釣兮空明魚雜龍兮藻荇青與汝浴兮靚

深悲風度兮秋濤生與汝遊兮嵌岩駭鷗鳬兮爭翔與
汝望兮茫溟若有無兮飛烟水一去兮入海問此程兮
數千指蓬萊兮一髮有安期兮倭倭紫貝闕兮珠宮笑
紛卑兮塵寰沆瀣飲兮芝食盍輕舉兮蛻蟬嗟吾生兮
窮屯履平地兮奔湍心炯炯兮猶在願脫屣兮人間青
楓老兮欲丹露溥溥兮山寒吾何歸兮日暮寄此懷兮
江之南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紹興丁丑進士嘗任鄱陽丞

紹興府倅擢國子監主簿工部郎中出知處州號香山為監簿上忠義傳起戰國王燭終五代孫晟上下一千一百年所取一百九十人凡二十卷乞頒之武學授之將帥孝宗嘉之淳熙八年也有文集若干卷龍川稱其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弟良弼季直之文蔚茂馳騁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覺亹而無厭也叔奇敏識強記嘗考試一士人賦當選而用特奏事誤從竹黥之其人伺出院遮道中詰公

公形貌短小為立几上誦其所作一字不遺曰子賦
雖工如格不合何其人愕然愧謝去此事聞諸前輩
云

三月二十四日再朝永祐陵

扁舟投曉出重城春浪初肥綠滿汀竹裏鶯聲泥滑滑
河邊十里草青青人家艾葉驚飛燕水面楊花點翠萍
漸近昭陵佳氣集五雲松栢喜重經

次韻范伯廉機宜見寄

夫君自是穎囊錐何事翻為滄海遺造化小兒聊戲劇
山林大藥豈無資得閒因病還應樂信手揮毫却有詩
休嘆銀盃成羽化會須拔劍撥年衰

詔檄舟行出五雲門

畫舫朱簾出曉關便風飛過幾重灣路經僧舍漁村畔
身在烟霏霧靄間驚浪拂晴輸遠浦亂雲拖粉露崇山
偶因王事從心賞詩語匆匆不暇刪

春水

慶湖春水夜來生曉起雷聲逗雨聲去馬來牛心莫辨
鷓鴣鷓鴣眼俱明飄零花片有底意搖曳柳絲如許輕
旬月烟村半風雨榆錢好為買春晴

五舅處士惠訪小園作詩為謝

五舅名道氣相過茹杞苗意行隨綠徑情話竟清宵送
酒花飛急撩人鳥語嬌不堪分手處風雨晚蕭蕭

九日偕成均同官北山登高

輕霞朝日兩微茫沙路駸駸十里強照水有情楓葉赤

倚巖無數菊花黃興酣爭舉凌雲筆醉熟重浮滌海觴
明日蝶愁人亦懶未須歸去苦匆忙

忠義傳序

忠義者天下之大閑也亦天地勁正之氣之所寓也是
氣之在太虛間金得之更百鍊亦不變松與竹得之冒
嚴霜烈風積雪而不少衰人臣得之蹈白刃赴水火歷
萬死而不改其操由此其故也李白有言忠於其主人
之主皆欲其臣然則不忠於主亦人主之所不欲也蓋

人主之意若曰斯人也既忠於彼豈負於我哉苟負于彼必不忠于我矣且比干違武王者也武王封之美其正也太宰嚭成越王者也越王誅之惡其奸也丁公不殺漢高恩孰甚焉而報以大戮者豈非以其背於楚乎季布數窘高祖仇孰甚焉而赦為郎中者豈非以其義於羽乎徐世勣不負李密之黎陽太宗所以勤勤於托孤也鄧曉聞李軌敗而入賀高祖所以廢而不齒也章聖皇帝東巡過巡遠雙廟徘徊歎息嘉其盡節異代著

金石刻以贊其忠夫巡等盡節於有唐之時而見褒於
有宋之英主蓋忠則為人主之所貴不忠則為人主之
所賤未有反覆賣國左右取容而見好于人主者亦未
有盡忠為國不為說隨而見惡于人主者此忠義傳之
所以作也傳起自列國終于五代博採正史旁及傳記
為忠節係天下國家之所以安危事之所以成敗可以
裨名教可以勵風俗者乃在此選不然不錄也上下千
餘年間所取者不過一百九十人而已嗚呼可謂難得

也矣後之為人臣者可不慕哉

祭何茂恭文

嗟嗟茂恭其果然耶何昌于德何嗇于年何成之艱何奪之過病胡不聞訃矣以傳為善得福造化所權宜壽得天報應曷憇蒼蒼蒼蒼不仁者天茂恭之行粹然璧全茂恭之才煜然春妍茂恭之文浩乎如川茂恭之字薛稷明乾茂恭之詩長吉謫仙謂宜西掖儷美許燕不然東觀接武固遷胸中萬頃不施滴涓光燄千丈膚寸

靡然五十未加一病不痊二子白丁徧觀華巔人誰無
死子獨可憐嗟嗟茂恭吾實子賢我作我文子推子先
磬水南湖日往月還聯轡握手北陌西阡劇談月底痛
飲愁邊我吏江東書札翩翩不遠千舍尋我藍田我官
閩南不我棄捐藥物免穎朋來海壖二月初吉我熟我
眠忽夢子來談笑我前文字談論胸懷究宣我因作詩
欲寄未緣豈意彌月子隔重泉欲拊子棺道遠且邇憂
心熒熒涕淚漣漣千里致奠一哀告虔我酒孔甘我看

既鮮嗟嗟茂恭尚歆此篇

五龍王廟記

龍王廟鄱陽故祀典也郡侯有禱虔則應賢有德則應
集英殿修撰永嘉王公由侍御史守鄱之明年六月不
雨吏請修廟公曰三日不雨龍失其職三日滂沛當修
如法是夕大雷電以雨闔境告足歲遂大稔人喜而後
知公之能約束而龍之知敬公也公檄將官趙廣修其
祠工甫畢有小龍狀如蛇見祠下蟠屈如一大錢文彩

炳煥廣見而拜之小龍昂首起立若與為禮者衆皆屬目俄失所在亦甚異矣噫世人之諄諄喻之而不帥威而使之而不肯從况於神乎况於龍乎今公之于龍一號令之應亦如響既新其宇靈証煜然公之德與龍之所以靈皆不可不書也趙素剛直其言不妄說龍若是故併記之

評詩

予嘗評唐諸家詩杜子美如司馬溫公自是三代以還

第一等人無毫髮可議韓退之如蘭相如顏平原雖死
向千載凜凜尚有生意李太白如謝安石雖紆身朝紱
而志在林泉或攜妓自娛不拘小節要之蕭然有出塵
之姿自不可掩揚子雲著書悔其少作韜藏偃仰不願
人知皓鶴冲天閒鷗戲海回視前日始知烏鳶攫肉鵲
鳩爭巢蓋不啻糞壤爾孟浩然王維常應物如志和雪
水和靖孤山雖未能追蹤高隱要不得為俗氛所蔽白
樂天如公羊傳經羽翼聖道根本教化然其失也不能

不俗杜牧之如荆卿匕首子房鐵錐豪健勇決吁可畏
乎其駭人也孟東野如翳桑餓人形影相弔悲鳴憔悴
有辛酸可憐之狀雖膏粱狐貉亦不能不為之憫然動
心李長吉如汲冢古書茫然異物雖瓌詭奇恠動人耳
自然莫能名狀不知其適用與否也

呂皓字子陽自號雪溪永康人初以賑粟當補官淳
熙中領鄉薦會父兄為人誣構係獄子陽投匭上書
願納所得官贖其罪書辭甚偉朝奏夕報可由是知

名子殊字愚牧第進士為江陵府教授迎子陽侍養
後漢劉光祖時作帥以遺逸薦子陽於朝所著遁思
遺蒙六卷事監韻語三卷老子支離解葉正則為序
遁思其庵名光祖為記殊尤善春秋學亦嘗教授永
嘉

上孝宗皇帝救父兄書

臣聞言動之過而非故為之此士君子之所不能免而
王法之所宜宥也父兄之難而不能以死救此天地之

所不容而王法之所宜誅也宜宥而不獲宥宜誅而不
及誅是雖匹夫之幸不幸猶螻蟻之自生自死于天地
之間固無損于造化之功也匹夫之不獲尚足為致治
之累自昔聖人在上蓋甚憂之凡下民之微有一不平
而義激乎其中莫不使之朝聞而暮達不啻如家人之
相與以情通焉嗚呼父子兄弟之際天下之至情也以
不獲宥為不幸而自幸其不及誅揆之常情猶不能以
自安況夫至情所在渾然一體無所間斷庸可以幸不

幸為區別坐視而弗之救畏一死之輕而廢大義之重
不一仰扣天闕以庶幾一悟而甘自投于不孝之域也
耶臣嫠之永康人世修儒業而未有顯者於是臣父縱
臣之兄與臣宦學於外以從四方之士游而求光其先
業焉中間郡縣早暵相仍聖意軫念赤子無以為生也
降詔捐爵勸輸富室出粟以賑之臣父慨然動心令臣
首出應命既而朝廷雖特授臣以一官然臣不佞自少
稍有立志不忍假父之貲以食君之祿於茲三年矣去

年之冬獲從羣士貢於禮部未能以遂其志而仇人怨家所競不滿百錢至誣臣之兄以叛逆誣臣之父以殺人叛逆天下之大慙也殺人天下之惡也非至棘寺終不能自明一門父子既械係而極囹圄之苦獄告具而無纖芥之實卒從吏議以數年酒後戲言而重臣兄之罪搜抉獄文以家人共犯而坐臣父之罪夫酒後果有一二戲言而豈有異志此所謂言動之過而非故為之者也深山窮谷之中華門圭竇之戲言而至上瀆九重

之尊則幾於失朝廷之體矣且怨仇告訐之情累歲不可知之事所不應治也有司今獨受而窮究之則幾于長告訐之風矣予實有罪則子受之固也搜抉微文以致其父則忠厚之意亦少損矣昔漢女緹縈上書自乞為官婢以贖父罪猶足以感動文帝之聽臣不佞亦嘗聞義矣父兄不幸誤入于罪而有司一致之以法則上以失朝廷之體下以長告訐之風而損忠厚之意所關若是其大也乃不能乘是畧出一言以動天聽寧不愧

死于一女子乎臣重念士之求仕于時也亦將以行其志云爾今日閨門踐履之基即異日朝廷設施之驗也平居父兄落難乃庸懦顧惜不能自出死力而哀救之是無父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可以受君之爵食君之祿而立乎人之本朝哉臣願納此一官以續父罪而甘以末技自鬻於場屋之間毋寧冒此一官以為無父之子而無所容于聖明之世倘陛下哀矜其志而獨從其請則臣區區之志願足矣子弟之義庶乎其無負矣然

豈臣父子一門之私恩而已哉苟以為國家自有定法
雖子不能以及父遂置之而不問是非陛下之聖明有
虧於漢之文帝實臣之不肖有愧于一女子而不足以
盡感動之誠也則惟有先乎父兄而死耳復何所恨哉
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別荊州諸友

荊州三度別此別尤酸冷兼葭逐岸靡烟雨隔林迴去
棹行且留離觴醉還醒緬懷荊州士鵠立霜毛整競爽

信何人班班紛脫穎況是清峻流魁然挈裘領相逢名
教樂殊忘獲機境草木臭味同何庸強畦町虎豹識避
就寧忍覆陷寡人情不忍遠頗諒心耿耿眼裏絕荆蓁
夙生獨何幸時恨多曠達報容發面頸分袂復自茲深
淵惜斷綆斷綆無續期分袂有時并但願各自珍時當
動深省一簣會成山九仞猶棄井要令百鍊金青瑩無
留礦大哉乾坤內吾道相與永

題青溪神女祠次東坡韻

青溪為琳法師道場琳峨眉人一日思鄉水龍
女為致四足鮒為證

生居萬山中二年依澤國偶於生曹暇聊欲訪禪默再
拜神女祠劈山定何術上有琳公巖作論期破惑只今
澄潭中異影眩莫執宗源人幽窈峨眉如可及吾聞大
地下出沒水中日胡為二鮒魚欲歸猶未得變化乘雲
雷那能繫不食山深風竅號天寒日車急寄語龍宮君
安隱藏故穴近來托恠多勿遣容易測

峨眉亭

採石山頭月正弦
捉月臺邊酒滿船
擾擾利名蟻慕羶
如公豈但酒稱賢
平生醉裏詩三千
捲起長江作長箋
悲哉人世隔天淵
一日乘風反自然
死生在我不在天
欲死得死豈其冤
欲罷長風大放顛
蒼茫何處可拍肩
呂殊

上林樞密書

大中

某聞舉事者必順人心
蘇公軾嘗言古今未論行事之

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人之
所樂則國以入安庾亮之名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
則反為危辱是非疑似之際尤必取決於人心而況今
日送首之事是非較然詎可以犯人心獨行而不顧乎
向者誅竄奸魁收召舊德雖未及大有所設施而天下
翕然想望至治者無他衆心之所歸則未為而人已信
之也夫未為而人信之則易為力欲為而人議之則難
為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某切為閣下惜此舉動是舉

也不審閣下其以為誠然耶或心不然而貌從之耶抑
嘗誦言其不可而卒不勝同列之議耶今京都之內兒
童婦女舉以為非至有掩口而不願言塞耳而不願聽
者人心所在相去不遠想閣下亦必知為非也豈惟閣
下知其非想同列之人所謂異議者亦未必自以為是
也夫彼未必自以為是而復不肯中止徘徊顧望若將
力排衆議而為之者其母乃以力排衆議之罪小而重
違敵情之禍大耶夫重違敵情則和議未決和議未決

則邊釁未弭此固今日主議之人所為徘徊顧望者也
抑不知和好之所以可恃者在吾國有人足以大服其
心不在事事而從之以求厭其無厭之欲也數日以來
學校諸生詣闕投匭已嘗及此想閣下亦必聞之矣今
區區欲為閣下言數語而已閣下以為持三公之首以
送敵庭自開闕以來有之乎無之也閣下以碩德重望
為蒼生而起乃使開闕以來所未有之事書之史冊傳
之後世自閣下始豈不惜哉閣下以為敵得吾三公之

首其止以謝邊民而已耶其必將用是以薦宗廟也其必將用是以傳告諸國也其必將用是以改元肆赦奉上尊號也其必將用是以東封西禪刻石頌功也其君負中興之名其臣受不次之賞而吾君吾相乃含羞忍恥偷安一隅猶為國有人乎敵自得志以來八十年矣國力民心將帥士馬皆未必逮昔兩年之間技已止此吾不能少忍乃舉三公之首而亟授之以成其名是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也是所謂借樞於敵而授人以柄

也其為失計不言可知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今者人言籍籍萬口一辭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吾聞而藥之也為今之計誠能一紙布告遠近明言昨來以生靈為念勉從所請而內外臣庶以為未安所有已差通謝副使等姑遲未行而前所謂小使者不憚再遣彼以吾為有人未必不從猶有難者則雖往復數四未害也況敵情叵測和議雖成邊備其可弛乎均之未能備何至若是之迫切哉某昨到京都首聞斯議疎遠之

人未知廟堂實意徒見人言如此不無私憂故竊為閣下惜此舉動也夫人固有好議論辨捷給訕上不遜以沽直者閣下視某何如人耶閣下被召親故滿不過謂閣下行取高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耳如某者正以功名事業期閣下閣下其無以位在五人之下立議不專異時或可藉口也昔元祐諸公坐棄地之議而擯死者非一今日之事未論為國計正使為身計亦已疎矣人事變遷詎可保耶惟閣下熟籌之母以人廢言則

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敬鄉錄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敬鄉錄卷十一

元 吳師道 撰

時氏居婺之清江名汝功者字德懋呂忠公銘其妻
邵氏墓序三子鑑鑄鎮孫澗濟梁潛洽困泉弟汝翼
字德輔呂成公銘序三子鎬錡錫孫澣源淇演漆澧
瀟朱子為書丹又為作慈教庵記而銘其妻邵氏皆
以鎬請故一時見重於朱呂者如此成公與鑄同隆

興癸未進士自錡以下多從游按鎬子涇亦公門人而銘無見者或此時未生歟鑄字壽卿國子監書庫官鎬甌寧縣尉淇字叔瞻紹熙庚戌進士涇字仲淵由太學中泰嘉壬戌進士充浙東幹辦公事皆東萊門人有可考者

澣字子澣一字伯江鎬之子成公門人有學行著尚書周官餘未成編而卒忠公誌墓執友私諡曰夷介先生

宿茭道驛

筓輿倦長途夜投村邸宿市井倚巒岡人煙半樵牧茅
簷附清流翠巘出前屋山月照人寒有意憐幽獨

瀾字子瀾一字叔觀鎰之子師成公名最著淳熙辛
丑進士初為溫州天富南監押袋官歷臨安府教授
西外宗學教授知寧國縣通判袁州終朝散郎通判
台州成公輯書自秦誓汴洛誥未畢而卒瀾以平昔
所聞補完之見所自為序有南堂文集若干卷季子

少章

從先生明招道中呈伯廣炳道

燕子楊花各自飛
雨乾溪路綠初肥
無人會得風雲意
可是千年瑟竟希

少章字天彝由鄉貢入太學登寶祐癸丑進士第天
才絕出博極羣書初授麗水縣主簿用薦改授婺
州添差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未幾改南康軍教
授兼白鹿洞書院山長逾年擢史館檢閱以凌躐

効罷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卒不大顯而終天彝
自負甚高登第時年近六十為忌嫉者沮格既而
子女皆喪落落落不偶感激自傷平生所著易詩書
論語孟子大義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詩贊說易卦贊
雜文古歌詩數千篇總為所性稿五十卷日記十卷
三山鄭士懿闕 雋峭拔自成一家真一世瑰偉人
良不虛闕

雞鳴行

三星寥落秋夜長老難望星初引吭一聲二聲天沆瀣
客夢初回猶惚恍三聲四聲天漸明道上行人馬蹄
響嗟爾仁人人有心心長面短誰能尋薛君脫走窘
思慮劉牧起舞豪精神勿言吟喔纔滿座中有歎悲
千萬個君知種種在此難只合雞聲塞天破吳中老翁
百不忙殺雞釀酒酬年光黃紬軟暖蒲薦穩日出
猶在牀

田園歸述懷
冬狩行
遠別離
夜行水際
北

憲晚飲 閒行 書懷 山花 田園樂 歲暮

赤松道中 春山登城 上黃晚歸

書事七首

諸將紛然各自雄
面前全隔馬牛風
尚衣已辦通天帶
何日臨門送晉公

共說曾公有城府
殿前數日淨邊塵
白麻宣受人爭看
寶馬高秋報主身

特地今年荷主恩
諸胥百萬給諸屯
張彞自向河南死

懷朔驚翻賀六渾

莫為蒲騷高舉趾烽烟轉眼又千迴吳方小敗寧非計
防後飛軍雪裏來

高帝神靈未可誣至今陵陌尚扶疎小臣眼有一石汨
淮擬北來都破除

北引黃河入宿河下裁鹿角起層波城中待哺一萬戶
咫尺南船那得過

瑤瑤遺基尚未斜兩京風物使人嗟先皇月出曾

闕

風發落花

題園門

林花落後憶初妍
半折妖紅似隔年
今日綠陰還漲眼
却思花落又茫然

遂性賦

余受性剛褊與物多忤
賴先人明訓行年三十未齔
大節獨以寒餓切身之故
黽勉從俗懷薰蕕同臭之
懼思欲遠舉自遂
翱翔世表而揆之義理或謂非宜

乃作遂性賦推天假命以自戒其辭曰

嗟予生之貌艱兮年未老而既衰
粲縞髮之垂領兮兀突跨其拄頤
隨流俗而泛濫兮忝先人之徽猷
懼年歲之已迫兮白日汨乎西流
惟世道之捐薄兮般總總其相加
抑美球之極摯兮崇頑珉之積瑕
鳳凰低催於汙濕兮燕雀橫驚於
蒼冥冉冉披披而胥下兮奄四極
而東傾露纖材以為觀兮蓄汚志
而須便苟芒芴其可冀兮彈溷濁
其猶羨予高冠之岌岌兮荷夙訓
於明師禪

天質而弗虔兮恐自棄於有司操方矩而入員兮勢扞
格而難親鞭跋駑而不進兮邈鬼倏而神騰飾厲人以
自售兮諒愈修而更醜晉與退其皆谷兮忽茫洋而失
守予游太行之崔嵬兮挾艤艫而無庸方閨門而脂牽
兮遭洪流之奔洶維堪輿之綢繆兮獨畀予以孤虛北
杓翕智兮南箕簸愚卧擗標而屢起兮行頷顛而懷傷
漂一身其何慄兮念世德之純剛望金華之紆綳兮蒼
雲湧而上征翌萬山而繞雷兮傾千漲而沃楹仙人遺

予以丹節兮救朱鳥使奔走飛廉挾輶而翱翔兮豐隆
執轡以先後軼蒼顙而超忽荒兮觀洪造之宏矩挹沆
瀣以徐沐兮撫青飈而遐肅旦弭節於陽谷兮夕予暨
於流沙擷若木之芳藹兮塞碧奈之繁華賜天鼎之精
啜兮給仙駕之副車蒼虬騁而前訶兮白鹿三角竄然
而騰予乘祥風而並帝兮帝矯首而不歡曰道可蹈兮
而不可刊据厥中以自宅兮委羣誕之鮮扁擲成虧於
此景兮獨眷容乎自然汝何文肆而質齷兮內行惶而

靡怡忽橫潰而四出兮終不奠其所歸瞰故鄉之草木
兮紛披離而捷獵藩籬穿而不理兮落日汨乎西陌彼
狐兔猶首丘兮予何獨忍而違茲長太息以淹涕兮馬
蹇足而不移魯叟之元德兮惟狂簡之為求楚纍放而
莫徵兮睇章臺而增憂申屠剡木以自悶兮卒皜皜而
完節馬生務近而不浮兮驅羸蹇於下澤茲聖賢之奇
致兮朗道躅其猶白矧予懷之隘陋兮寧不反顧而內
索憶慈母之歡忻兮接羣昆之盎和棲衡門而葆靜兮

瑱鳴瑟而長歌慨旁地之百方兮觀卉木之天真攬菱
闕之披秀兮翫蓓蕾之懷新冬網鮮於微波兮夏摘脆
於彎碕釀巖下之甘液兮淅玉山之精蘄迎夜氣之方
來兮屏百慮以鎮之導聰明而適正兮却謀畫而不持
瑞慶以為宅兮廣莫以為庭視衆嫫之淫淫兮予胡猛
晉以超羣悲人生之無幾兮耆纖芥而捐軀涸方剛之
英氣兮昌蕪穢之陋區惟自信而無惑兮常陟降乎明
神諒天性之固然兮何殃慶之足陳

徵玄修賦

徵玄修之終始兮實惟主茲下人握否泰之冥機兮運
盈虛之逸輪抗紫霄而忽蹶兮潛黃壤而遽由或千秋
而同狀兮或一息而異形褐夫醜酒兮眸子溢而不知
其旨通俠敵茲崇閎兮奇羞逮乎奴史般紛紛其萬變
兮職吾脩其謀之叨厥程子於往聖兮曰禍福人其自
求之予冠切雲之顯章兮踐敬義以方直道愈亢而滋
窮兮莽不測其所極特純樸之介姿兮衆謂予其悻驕

柔顏色以接言兮彈膏澤而不韶負欄宇之暖日兮受
締綌之淒風脂肪涸而萬物利其莫沾兮固焉往而不
窮昔仲尼之元良兮曾削跡而莫容虎踞魯而雄眇兮
佩青廟之元弓回賤終而彌天兮擬聖車以為樽跖富
斃而暴壽兮孫猥附而龐硤蕭縲紲而強死兮葱珩錫
夫腐餘元饑餓而枉絕兮委芻豢於猿狙奔利而逢吉兮蹈道
而蒙尤恐前志之不然兮端拜而徵茲玄修謂穹邈其莫覩兮
枉日月之盛明將廣裕而難撼兮又奚用夫雷霆恢幽

鄧之翳庭兮積忠魂與義魄張壽極之

闕

兮闕魄瑣

之猥籍予既不能滑稽以改節兮修又顛

闕

皇

闇而陳詞兮曰予其流辟於裔民皇告予以吉占兮願

少安其勿憂孰有種而無穫兮孰既獻而靡酌羌末運

之方紹兮視恍恍若有亡逮歲晏其考祥兮亦何以遯

夫玄

闕

援勁詔以射日兮赤烏瞠而莫逃揮悍鞭以笞

杜兮衆叢聚而呼號虛近而埋遠兮豈不足以騁厥志

尚爾驅之僥倖兮在裔子猶顛沛桓彛則以待世兮雜

襲而萬殊要厥終之有類兮夫何怪於須臾戴厥聲而
折困兮負鄙號而恣睢亦一失而一幸兮在哲士其擇
之若骨腐而滋馨兮惡肉澤而踰穢賢世短而聲長兮
愚年引而名厲彼聲利之兩濟兮乃元氣之所會孰徧
得而獲幸兮猶抱恨而慷慨舍一旦之榮悴兮通往轍
而並觀予色康而心怡兮視臭惡猶肥甘亂曰養性保
真復吾性兮體常履正順吾命兮仁為吾居由義徑兮
援古為則今為証兮要不爽厥生孰殃慶兮

大節堂碑

天下有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義也予讀國史至宣靖之際雖去之百餘年猶將撫膺裂眦感憤太息而當時士大夫目見其事知以身殉義者乃不過十數人蓋未嘗不恨其少也然信安占三人焉則又未嘗不驚其多三人者徐君諱徽言字彥猷毛君諱臬字叔縝徐君諱揆字宅卿國朝涵養天下士且七世崇極而圯民風驕敝一日睦寇驅數百千人揭竿掉刃而東南十州

望風橫潰守宰遁播莫肯少撓其鋒異時大敵長驅頓
額折腰抱馬足丐須臾母死豈足怪哉叔縝以區區一
士曹毅然當兵刃之衝城破而擒頸血而罵不絕口鄉
在太學憤二聖之當厄上書金帥自燒王燭欲以一介
之微感激宇宙庶幾忠義之士聞風奮發至殞軀喪元
不悔彥猷守晉寧初破勅敵斬渠首次第奏功既而羅
索貝勒以全兵嬰城積攻百五十日糧竭矢窮士死傷
畧盡猶慷慨坐堂皇見羅索肆罵敵至不忍聞射殺之

立屍如植不仆予幼聞其事慨然想其高風來柯山首
訪遺像則風流墜絕久矣比三年乃得之為屋三楹榜
曰大節奉而祠焉嗟乎彥猷乘邊障叔縝以恩得官宅
卿乃一布衣非世之所以責望也又非迫於勢而有所
不得已也向使隨俗遷徙苟以全體豈遂不容於一時
而三子者忠憤內發視國之傾君之辱若其家破而身
危果以蹈之無所疑却非性與義俱疇克至此世降愈
薄士大夫以委靡為素習避就為深計三子之事可使

之一日少於天下耶顧予安能姑以寓區區之意庶其
有發而已既序次之又為詩一章俾學者歌之以酬神
其詩曰

天降疢疾殄我民鴟鵂奮怒豺虎獐掩道赤鴉蔽陽精
夜羅鬼火塞要津當塗大吏腰纏金抗臆稽顙泪滿膺
嗚咿軟語若稚嬰欺賣宗祏傾皇靈有勇三子心稜稜
扳孤援甲憑孤城城頽兵折氣益振目光如炬鑠成羣
或從辟雍曳長紳欲拄八極遮帝輶有偉三子辭轟轟

危立高罵聲吐霆頸血濺天天為昏斷屍峙立不仆傾
神扶鬼挾赫可驚坐朝不與燕不賓寸武不踏黃金屏
性忠內發孰使令英氣挺挺曠古今竭來柯山訪厥孫
彷彿毅狀衝杳冥築堂泮宇夙深明悲風苦雨淒棘林
魂今來歸肅泠泠寥哉曠宇疇非臣登茲堂兮企風
神鬚毛磔立心胆森分俾三子專修名

衢州修羣賢祠記

代思
成兄

士能以德裊其身死而使人奉嘗之詠思之不忘夫豈

易得哉幸而得之不能聚而多也聚而多不能同出於一州也三衢古來稱太末其地四通五達而山勢盤鬱溪水清瀉士生於其壤興慕而來遊遂為此邦之人者前後相望同出於一州既聚而多蓋自嘉祐治平之間清獻趙公以淳德高節師表天下屯田劉公治易圖鈞深以悟學者皆為西安人建炎倣擾丞相趙公侍讀范公諫議馬公自北方徙以來而涇江徐先生問道龜山上饒汪尚書受學橫浦皆集郡下一時風旨淵粹藹然

被於鄉閭靖文寶謨二劉公又以信厚平實有紀於世
尚書之子詹事聚書萬卷復演而大之三衢遂為道德
之藪他郡莫之敢望而擬也郡故有趙公祠蓋以太史
范公文正司馬公號曰景高趙丞相范侍讀馬諫議劉
寶謨兩汪公父子祠於郡東超化寺學之所祠惟劉屯
田徐先生二人而已靖文劉公蓋未之祠也嘉熙二年
正月靖文之孫請於郡求附超化之祠太守秘書郎寶
文史公聞而嘆曰浮屠氏儒者所攘顧使羣賢安靈其

間其歆我哉按周禮大司樂掌學政凡有道有德者死
列於瞽宗瞽宗殷學也然則德薰其鄉即學而祭之何
浮屠也於是捐錢二十萬有奇廣學之祠延為三楹奉
景高三公超化寺諸公之學司馬公舊已祠於稽古閣
自清獻公以下共若干人既成公與其僚俛而奠焉像
貌一新裸饋以倫恍然若聆廣室之論覩衆星之集不
謂其已遠在數百年之外也文學掾時某諗於衆曰道
教之不明上之所以化俗操民其說曠矣表崇前哲使

徽音淑旨延續於后庶有發乎且士隸於學覽編策所
載哲行高德猶必慕愛反覆思與之齊況於親出其鄉
明太守又祠而昭之置之所囑之前矣出而講父老之
流傳入則瞻儀像之崇植是雖欲不化不可得也古之
善教者靡不務此叙其論撰以傳其心表其宅里封其
隧墓以著其迹夫人心之靈非可襲取而俗好之溺又
難以勢掩之也則亦養其見聞固之以遠以感其興善
之心庶幾其自趨之而已盖刑制威脅其事雖捷不若

微感陰誘取之之深也此明太守所以為汲汲也世降
邇佚貶仕而得一郡謀計商畫不出貨利之間廩行帑
實則衆以能歸之矣其有汲汲於此者乎是何衢士之
遭也史公鄞人名彌鞏三世相家而被服雅素其利於
學者甚衆作為之碑此故不著云

玉成齋銘

為從弟
機作

予從弟機名其齋曰玉成請予為銘予謂機處約不禦
窮不惟天之懟而因以為得知其厲已者將以成已也

其亦異於流俗之見矣銘以勗之銘曰

若欲富且貴乎

闕

膾薪脂壁疹所藏邪幅黜珎或以蓄

殃嘗試觀之釣魚之溪版築之場持竿荷鋤

闕

禿濺

泥沒裳其為卑辱亦甚矣一出而際昌厯耿日月之流

光庸詎知竿鋤之為法

闕

其後而翌其旁然則

稽首受塊倭行乞漿舉

闕

而磨礪斲操百鍊成鋼

蓋功名之英於是而出實產德之奧鄉令弟秀齡受學

知方掇衿而見原思之肘曾不懟夫彼蒼謂庶幾造物

之相成敝一室而自防方將積空乏之所增歛肅殺之所凝以待夫潦水之歸壑屹然取其津梁其果能然乎則予不敢以淺量之矣

陳師復哀辭

開禧初先君為西外宗學校官得有道莆田陳君宓時主管睦宗院朝夕從先君游甚相善也先君剛毅而和陳君徒和而已然好善特甚不立私是是非皆取於人每先君有所為或出一文必肅而拜至他人小藝雖不

拜亦拱而揖之先君積異其所為期之甚深未幾各解
官去不相聞者十年陳君入為將作監主簿果抗直有
聲應詔言事指刺權貴人怒欲致之罪未發適得輪對
復上數千言指刺彌切遂得知南康軍改南劍州治郡
如治家積稅滯逋皆弛以予民民愛親之人人給足而
官積亦裕既興學宮堡百廢皆作又作抵當庫儲積倉
峙數萬緡以擬水旱或問陳君公不他征而富藏若此
何也陳君曰自有以為富無事征也今之主郡者統囊

萬貨以奉要人舟衡馬負者相望如引繩吾徒絕此而已今天子即位之初陳君年五十有五上書乞致仕丞相疑有他意下本郡按驗陳君亦不重請惟杜門深居謝客再得知漳州廣東提點刑獄皆不受如是十年卒卒之日家無餘財方陳君在睦宗院時少章方齠年陳君愛之日置膝間背書為樂然望我良厚時語先君此子他日必顯名其後陳君所就偉特為海內所慕而少章遂潦倒甚不副陳君之望今其死也遠在千里外又

風招邀墮玄塢先友盡矣感傷薰心淚如雨我疑天公
亦若世談隘且窳降就織邪束縛慷慨劇囚伍人亡世
空嗟此廣宙誰得拄相望千里欲就君寔腋不羽

與袁廣微侍郎書

少章不佞從士君子之後切聞端平之初重陰褰開白
日清照天下以為興運勝機當開泰之任者建安真公
臨邛魏公與某之鄉人徐公暨執事相與為四而已數
年以來三公者不幸往往頽落而執事獨歸然孤立為

海內之鎮其勢既已單危而推排媚嫉之士方且搖唇
磨齒崇飾百恠逆拒而陰搖之執事蓋亦察其風聲料
其動之必括望望焉而不敢就也夫急症危狀見諸形
色者大畧可覩矣而倉岐和扁又或掉臂而舍去有志
之士戚戚以憂視山度林思欲遐翫冥引懼其不可得
也恐栗憂忤之間則又聞執事義冠振佩惠然肯來又
為之欣欣以喜以為倉岐和扁肯踐乎吾門我症雖甚
急狀雖甚危尚有可藥者乎蓋今一世之去就視執事

以為准不識執事何以處之天下非一夫所能獨運也
必將合天下之力心之所樂趨則氣至而力生故欲合
天下之力必先得天下之心此雖老生陳腐之常談然
而未可忽也議者謹曰吾憂兵之不强財之不裕而已
若是者何足以為當務之急嗚呼獨不思兵財之所係
者乎天下之心作則天下之力生兵固可强也財固可
豐也此亦管子所謂寄政下令如流水之源者也夫為
國之道莫大於審輕重之等古之善治者揆其重而操

之度其輕而縱之操縱之權不失而大小之務畢舉今
之所謂操縱者愚不知其何如也莫重於億萬年之業
也而今也輕之顧重於失目前之利莫重於億萬人之
命也而今也又輕之顧重於失僥倖之欲何其不思之
甚也此二者特其大者耳蓋天下萬物莫不各有輕重
之等内外之勢攻守之宜財貨出入之節君子小人用
舍之分宜操宜縱較然甚明而自端平距今六七十年之
間所操無非輕者所縱無非重者是以天下豪傑皆望

風而不服小民戲侮以玩上之令而國勢日卑是無他故焉誘於苟安謂可支補以俟後之人而已得以幸免也夫輕者其利常近而重者其利必遠今上自朝廷下及郡國以至於奔走之小吏朝之籌不計夕夜之課不謀晚折腐木以支朽壤苟幸瞬息之不傾又何暇擇遠利而操之乎無怪乎本末之衡決泯泯焚焚而不可救也故愚謂今之所急在於作天下之心而又當自持其操縱之權籌輕籌重輕重之籌審則一出令之頃聽之

者犁然在目而天下之勢固已回矣某少受學於先子
先子之師則東萊先生因東萊得事張朱二先生陸先
生從東萊於麗澤亦復獲承事於左右而又與先生潔
齋先生為同年進士一時言論風旨深蔚昭朗少章幸
得竊其一二不敢自菲欲從事於其間沉思靜索脅不
沾席者三十餘年於此矣易詩書皆涉其大趣而獨嘗
深致意於春秋為書數十卷雖不敢自以為是抑不可
謂不盡其心也嘗欲求正於當世之大儒以信其說而

今所謂大儒者惟在於執事舍是而弗求將焉求乎頃者所憂症急狀危不暇乎為此是倉岐和扁肯踐吾門而徒以症狀自委絕其絃而不操則過矣惟執事上有以格君心之非使天下之勢安固寧謐如少章者得優游飽食徐吐其所長而薦之文席執事為之是其是非其非又下有以答學者之望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其於執事無一日之雅然師門之舊先人之契亦非率然而無因也故敢順天下之所同歸而自歸於執事不復

以自獻為羞其平生所為書貧不能以卒致獨致其應
事之作凡若干篇試一覽而詳焉

三槐詩集序

博陵邵自元宣子於予為外諸父從之遊將三十年矣
始宣子之父南陵君與其弟著齋西園皆好學有大才
兄弟鼎立名一時西園以禮部上一人歷華顯其名特
偉南陵一命為尉以死著齋在太學上舍奏名訖不得
仕三人榮悴不同然長老評其才不敢有所高下也宣

子總髮承命膝下不名他師朝夕肄習性又通悟蓋於書無所不習讀羣經叢史旁箋雜解異同之說遺文別集廢辭僻句深隱細碎之文以至虞初稗官巷談里諺靡不該悉儕流會集問難卒發若某經所疑某史所闕支脈邃深茫洋無端宣子必一二條析先引傳註次列講解多者十餘家然後斷以己意聽者聳駭予嘗以語滕侍郎仁伯仁伯日記問疑有種曩予師事南陵一日同飯五六人或疑其辨者南陵誦雜壓不遺一字辭

習若流今宣子復善記若是真乃子也宣子既嗜書故人投其嗜寄遺必以書家雖貧藏書萬餘率手自校核朱勾墨乙塗若繪畫予自省事交鄉里豪傑游太學同舍即幾十人其博習可敬畏如宣子殆一二數而已宣子生平撰著叢藁山委詩易皆有解春秋雜記尤多予嘗傳其地里書一卷考索本末郭景純酈道元不能過也西園晚喜為詩故宣子少亦能詩吟就輒為人持去不復省錄年四十有三惜其散逸始為簿錄傳之斷自

辛未之春迨今辛丑三十年間在紙墨間二千六百篇然宣子少作尤工流麗有思度又千餘篇盡逸不存甚可惜也古稱窮通有命不特其身至文字之傳類亦有命存焉予觀隋唐以來至今詩人別集之傳不必皆有宣子之能至或平凡已甚猶巨編大刻家有其書宣子負能而窮吾未保其必傳也夫少則易挾易挾則傳宣子之作十倍風雅抄者疲手腕攜者累篋笥未保其必傳又可以多累之乎予不自揆輒刪其繁密取其精邃

者得八百篇手錄為十卷以行於世然亦多矣淵明康樂篇僅可百十要與日月爭光不但汗牛充棟而已宣子所尊事者路帶德章輩豐葉正則呂喬年兄弟遊江西熟驪塘危稹諸賢稍零落宣子年亦七十有三目昏鬢禿枯槁蕭然矣予自十餘歲即以文藝為宣子賞異更唱迭酬尚班見其集中刪叙之責非予其誰既序次當以寄衛人鄭伯允使刊之若其經解雜文予不敢專宣子之友尚多必有能次之者

嚴州二先生祠堂記

代太守王會龍作

淳熙間廣漢張先生為祠廬郡太守而東萊呂先生為
郡文學兩先生皆大儒曠世或有之一時聚此邦為賓
主其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溪山之間雖時移世改薄物
細故侵蝕已浚而士食其澤自相枝梧者殆數十年此
其豐恩遠德所宜共尸而祝之者也而祠宇不建神靈
散逸無以尊邦人之視聽後四紀有奇而會龍為尹於
茲迺即郡學之西塾間屋四楹為龕以奉之既成躬率

僚吏釋菜成禮士之縱觀者莫不徘徊咨嘆內顧自飭
若兩先生之尚存在其左右洋洋如也會龍切惟三代
而降上之設教造士有登用選擢之利士始以利心應
之而理義之實所以陰佐人心潛引國步者在私講之
師蓋自孔子孟子之時已然國朝道學鼎盛名師輩出
至於江左則兩先生暨新安朱先生皆以精志全識開
闡大學以迪羣心一時論議盈邑滿都士之有志於道
者咸集其門其希進望用之士迺始入學於是學校為

名利之途而諸先生之門為義理之數析為二岐夫名利不足以持世則世所攸立舍先生之門將奚賴哉世故推移世賢閥響而學校固存上之設教造士豈以為利也而利則在焉勢之所必趨誰得而回之滔滔汨汨相緣而不已而一世所賴盡委於私講之師是將置造士之法於度外而登進選擢故為甯以溺天下也今天下之士舉袵若帷朝夕所磨切者大抵不過課試之文夫課試之文豈其毀禮背義而為之蓋亦出於理義之遺顧不當

以得失衡慮而遷就其說耳誠於得失之外因課試之
文以講與析微則兩先生之教尚有可得而考者何至
安於不可回之勢而自足至此嚴雖隘陋其尺寸之地
尚亦有之而揭虔安靈必取於學校區區之意誠不欲
使學校之設苟以專利而士之好修者必將求於學校
之外也嚴土瘠而民勞善心易生自今以往凡食於學
校者思兩先生而不可見俯而誦其書仰而覩其像知
名利之不足專用舍榮辱瑩然不疑則理義庶乎其全

矣於以求先生之教尊夫子之學使世所攸立不徒在
於私講之師不亦郡太守之所當務哉祠經始於某年
之某日成於某年之某日

書王木叔秘監文集後

往時東萊先生講道金華吾宗人尊老翕然從之叔祖
鑄壽卿張長卿實為之領袖而壽卿與先生同為癸未進
士先生蓋兄視之而視長卿若弟伯父澧子雲涇仲淵及吾
先人則日在講下課試常最諸生是時四方來學者常

千餘人自永嘉者特多學行又冠諸郡尤與吾宗人厚善子

雲築室扁曰學古前植丹桂後倚蒼栢大皆蔽牛每休日則

永嘉人憬集

闕

葉公正則始介陳公同甫以來已而戴公

肖望錢公

闕

徐公居厚最後來而劉公茂實蔣公行可

陳公頤剛則又往來其間薛公士龍訪先生留數月先生挾
以遊學古從容竟日欲去尚回顧不忍舍發吾宗人是時皆
饒於財夙戒甘毳候諸公至爭先迎致之日漸月染至自忘
其鄉音相見類作溫語而日所啖太平溫產也秘書少監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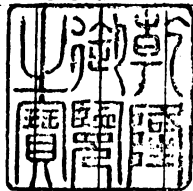
公乾道進士於時稱先達始仕為義烏尉獨識

闕卿於

先生坐上先人時尚未第其後教授臨安乃始識公一見遂如舊交日與王元石張伯廣詣直舍索談至引日連宵不少倦視葉戴錢徐又親矣先人在宗人中獨後死又嘗為天富鹽官所友永嘉之士殆百餘人案上箋牘永嘉蓋十八九先人亦自言每聞人作溫語即喜就之似宿契使然年來世緒不振前輩風旨影響無存不惟吾宗人之衰而先友亦往往凋墜每思一時良聚未

嘗不自恨其生之晚不及躬洒掃奉鞠膾從事於其間也揭來南康病起無棕而王君德遠來為理掾閱其世緒實秘監公冢孫與之處數月文辨而華學博而審望而知其不凡嘗促膝深語喟然嘆曰吾家其未卒衰乎今日友永嘉之人矣昔先生嘗以紫微公結友江西以見江西書札為興起之候吾於永嘉亦先生之江西也王君出秘監文集十六卷予書其後集中班班盡先友且讀且泣不覺已終其卷敬書卷後若秘監公清文奧

學奇節茂行有葉公之銘不復贅書獨書其聞於先人者云寶祐四年九月晦日



敬鄉錄卷十一